

作家“回家”，共话新时代文学创作

本报记者 张鹏禹 徐嘉伟



▲“名家零距离”活动中，作家刘震云、莫言、梁晓声以及主持人施战军(从左至右)正在交流。

王纪国摄

又是一年春草绿，中国现代文学馆园区内杨柳依依，桃花正艳。3月21日，中国作协“作家朋友，欢迎回家——作家活动周”第一期在这里启动，来自全国各地的36位基层作家沐浴着春风，走入他们仰慕已久的文学殿堂。

在短短3天时间里，他们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、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手中接过专门定制的“人会纪念牌”，观摩了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曹禺等文学大家的珍贵手稿，参观了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启动仪式的珍藏照片，与王蒙、莫言、梁晓声、刘震云等知名作家以及文学名编面对面畅谈，感受中国文学的蓬勃朝气，激发火热的创作激情。

“为每个逐梦奋斗的普通人书写”

“有请范雨素，今天是你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第218天。热烈祝贺！以资纪念。”

“有请章元，今天是你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第6081天。热烈祝贺！以资纪念。”

……

“作家活动周”欢迎仪式上，在主持人引导下，36位基层作家依次登台，从铁凝手中接过“人会纪念牌”。这份独一无二的纪念牌，是中国作协特意为参加活动的作家专门定制的，上面镌刻着截至3月21日，每位作家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天数。

“接过铁凝主席亲自颁发的‘人会纪念牌’，回想起我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4300天，我感到很幸运。”在少儿探险和少儿科幻小说方面坚持创作20多年的湖北作家彭绪洛难掩激动。他表示，从初中时一首诗被老师用黑板板，到16岁发表第一篇作品，自己的梦想一直是成为一名作家。

“我的创作素材来源于长期的外出探险和行走，所以总有一种漂泊感。‘作家活动周’让我们基层作家回到中国作协这个大家庭的怀抱，使我更加坚定了写作的信心。我将继续以探险文学塑造有勇气、有责任、有担当的阳刚少年。”彭绪洛说。

和彭绪洛不同，诗人、小说家叶耳是2022年入会的新会员。他表示：“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。文学让我在这个春天开启了一次特别的旅行。有一种温暖的东西，在我的身体里盛开。”

叶耳的创作以深圳为背景，他的首部作品《深圳的我们》刚于本月出版。“刚到深圳时，有个夜晚，我和两个在酒店做勤杂工的年轻人乘坐一辆公交车，行驶在宽阔的深南大道上，突然感到深圳的夜色太美了。无数闪耀的灯盏，像夜空中的星星，很动人。”从那时起，叶耳产生了用文学来表现深圳的冲动，开启了对这座城市无穷的想象。

90后诗人王二冬是一名快递行业从业者。此次参加“作家活动周”对他而言就像一件漂泊已久的包裹终于找到了收件人。“我将继续为奔跑在路上的快递员和每个逐梦奋斗的普通人书写。”王二冬说。他表示，文学创作是一条漫漫长途，作为一名青年诗人，自己的使命是让更多漂泊奔波的人从诗歌中找到故乡。

“作家活动周”期间，在座谈会上、在私下交流中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大家说得最多的词就是：回家、感动、温暖、难忘。

“向前辈学习，把真诚的心交给读者”

正值春分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小花园里，枝头繁花绽放，枝下落英缤纷。在这座结合了传统中轴对称布局与江南造园手法的园子中，塑有13位文学大师的雕像，他们分别是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曹禺、艾青、丁玲、赵树理、冰心、叶圣陶、朱自清、沈从文。

名垂青史的文学大家，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的高度；栩栩如生的雕像，让基层作家们肃然起敬。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依次上前，献上鲜花。穿越时空，中国文学昨日的辉煌与未来的希望在这里交汇连通。

“从在铅字中拜读他们的作品，到面对这些文学大师的雕像，我感到文学一下子有了形象。”布依族作家吴英文说：“这次文学‘回家’之旅将成为我人生的珍贵记忆，激励我在文学前辈的光照耀下，努力奋斗。”

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展上，基层作家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祥地——北大红楼的场景复原展厅驻足

观看，仿佛穿越回100多年前，耳畔回荡起文学革命的呐喊。展览通过“20世纪文学革命的前奏”“五四文学革命”“左翼和进步文学的崛起”“战火洗礼中的文学”“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学”“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发展”“新时代文学”7个单元，展出了700多位作家的介绍、600多件手稿和初版图书、4000多张图片，还设有北大红楼、鲁迅的老虎尾巴书房、郭沫若书房、茅盾书房、左联成立大会会议室等场景复原。作家们表示，丰富的展览内容堪比一堂生动的文学课。

其中，前辈作家的“书房”令大家印象尤为深刻。书房，不仅是作家的创作场所，更是他们的灵魂园地和精神空间。现代作家书房展，将作家捐赠的实物、藏书、艺术作品进行集中展示，还原成书房的样子。冰心喜爱玫瑰花，她的书房像一个玫瑰花房，展厅的玻璃柜中还存放着全国各地小读者寄给冰心的信；臧克家书房的写字台很有讲究，是清代花梨木材质，上面雕刻着云龙五现的花纹，寓意君子自强不息；丁玲的书房，墙上有一幅作家艾轩所画的《丁玲在北大荒》；因经常在书房接待新疆朋友，艾青的书房也被称为“新疆驻京办”。在展厅内，大家想象着经典名著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，也丰富了对前辈作家生活细节的了解。

在90后青年作家范墩子看来，令他记忆最深的是见到了巴金《随想录·我和读者》、曹禺《我怀念老舍先生》等珍贵手稿。“近距离欣赏这些文学大家的手迹，我感到很亲切。从他们工整的笔迹和反复修改的痕迹中，能够看到前辈作家身上对待文学的认真态度。这将激励我一直写下去，向前辈学习，把真诚的心交给文学、交给读者，创作出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。”

“坚定创作信心，乐此不疲地写下去”

“写作者比较在乎自己的作品活多久。如果你有扎扎实实的生活、对某种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，会使你的作品在时间面前保持免疫力。”3月21日，“人民艺术家”王蒙走进鲁迅文学院，参加“作家活动周”活动，为基层作家们开讲“春天一堂课”。

70载创作生涯，令王蒙对时间的感触比一般作家更深。他的小说《青春万岁》出版40多年后，里面的金句“所有的日子都来吧，让我编织你们”，依然是当下年轻人的青春宣言；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《这边风景》起笔于50年前，因饱含深情、饱满生动地展现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图景，历久弥新。

“时间是对作家生活底子的考验”“语言是思维的符号，又是自己的世界”“写作的技法，中国古

►中国现代文学馆展出的叶圣陶《书赠丁玲、陈明》手迹。

▼中国现代文学馆小花园内的冰心雕像。

中国现代文学馆供图



典诗词中有的是”……王蒙的“春天一堂课”围绕时间、空间、想象、语言4个关键词展开，在幽默的语言中流淌出生活的丰厚阅历和对文学的深刻洞见。他透露，自己最近正在阅读刘慈欣的《三体》，“这部小说有很强大的想象力。但这种想象有它的逻辑、有它的思路，具备现实合理性。”听到年近90的王蒙还在构思一部新作品，准备“抡圆了写”，基层作家们对这位“文坛常青树”的敬佩油然而生，在交流提问环节纷纷抛出问题。

时隔一天，在3月22日下午举行的“名家零距离”活动上，36位基层作家又见到了作家莫言、梁晓声、刘震云，聆听了他们的创作历程、写作心得和对文学的领悟。“名家零距离”通过新华网抖音号、中国作家网视频号以及微博、B站等平台直播，总观看量达到1550万。

“我们最敏感的一根神经是和文学有关的。”作家莫言分享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军营写小说的经历，讲到如何从模仿起步，进而发现自己从小生活的村庄才是创作的富矿。他认为，“高密东北乡”这个虚构的文学地标，不是封闭的，世界上发生的人与事都可能“移植”到这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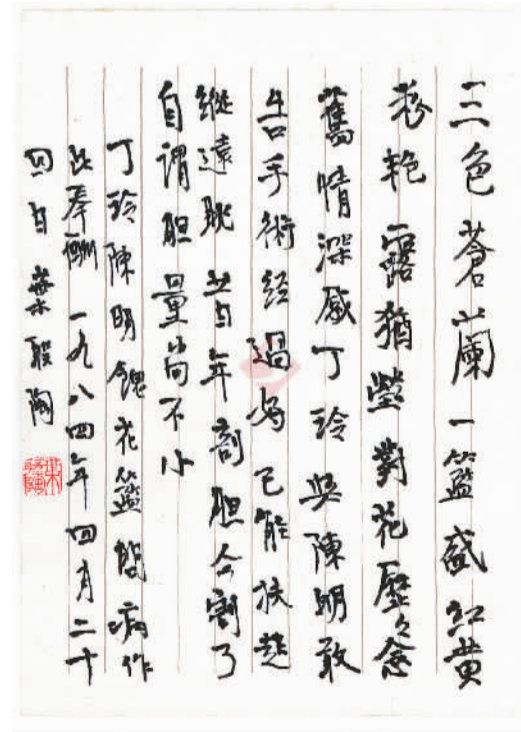
和莫言类似，刘震云也将从小生活的只有70多人的村子，作为自己打量世界的原点。他认为，小说最重要的是写出人和人之间的“结构”，自己写《新兵连》时突然开窍了。对于生活、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，刘震云认为，“文学在生活停止思考的地方思考；文学的底色是哲学；哲学想把世界说明白，但世界有说不明白的地方，这就需要文学登场了”。

作为莫言和刘震云的前辈作家，梁晓声的文学启蒙深受家庭影响，“最初读的文学作品对后来文学理念的养成，非常重要”。在母亲给孩子们讲的戏文故事中，在哥哥的语文课本里，梁晓声渴饮着文学的甘泉。他表示，写得越多越接受“文学即人学”的理念。自己无论是写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，都不是先有故事，而是先有人物，由人物拉开背后的时代大幕。

“梁老师，您也在兵团生活过，对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青年作家有什么建议？”“刘震云老师，您会写《塔铺》2.0吗？”“莫言老师，您这几年开始写诗。诗歌如何植根地域性，写出辨识度？”“文学创作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吗？”半个多小时的踊跃提问，将面对面交流推向高潮。

与文学名家零距离交流令作家赵文辉感到收获满满。他当过棉铃员、超市经理、副刊编辑，现以开饭店为业。“这次活动令我学到了丰富的文学知识，了解到前辈作家宝贵的创作心得，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坚定了文学创作的信心，增添了继续写作的勇气。”赵文辉说，“我会乐此不疲地把餐饮人的故事写下去”。

据了解，“作家活动周”是中国作家协会密切联系服务广大作家和基层文学组织，推动文学创作向“高峰”迈进的一项举措，计划每年举办4期，每季度1期。中国作协党组书记、副主席张宏森说：“希望通过‘作家活动周’，切实凝聚起‘文学一家人’的情感力量，建设温馨和谐的作家之家，营造团结奋进的文学氛围，增强文学发展的生机活力，让更多怀抱文学梦想的写作者成长成才。”



如何更好地进行文学创作？ 基层作家们这样说——



肉孜·苏皮(维吾尔族)

用诗歌拉近各族人民的心灵

小时候，我几乎每晚都是听爸妈讲的童话入睡。还记得儿时听过的一篇童话是这样开头的：“很久很久以前，大山就是大海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大海就是大山……”多么优美的诗句！一觉醒来，我也是被诗叫醒，因为对我来说，窗外的鸟鸣就是诗歌。

从小到大，我都很喜欢诗。我一直想在诗歌中找到真实的自我，同时在诗歌中感受我们中华民族的诗性。我一边不断写诗，一边大量阅读汉语诗歌，遇到好诗就译成维吾尔语，给少数民族文学爱好者分享。诗歌，拉近了不同民族人民的心灵，也让大家更加团结。我一直认为，在中国各地，尤其是在新疆，不论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民族团结都像阳光、空气和水一样，须臾离不开。

从2000年至今，我在《民族文学》《中国民族》《新疆日报》《塔里木》《民族文汇》《新疆青年》《江南诗》等刊物上发表诗歌、文学评论、散文、中短篇小说、文学翻译等作品600余篇(首)，获得了第三届新世纪“塔里木”文学奖、《民族文学》年度诗歌奖等奖项。2020年，我翻译的《桑葚熟透了的时候》获第二届“塔河文学奖”。

对我而言，诗歌能够让琐碎无序的生活得以串联。我无法想象没有诗意的生活，更无法想象没有生活的创作。我用美好的诗句装饰我平凡的生活，用爱给平凡的每一天化妆。我觉得，写作者必须用心生活、认真写作，去热爱身边的果实。在我眼中，生活需要爱，写作也需要爱，作品是爱与生活结出的果实。

在这春花烂漫的时节，我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——北京，有幸参加中国作家协会首次举办的“作家活动周”系列活动，从“小家”回“大家”，我感到非常高兴。通过名家们的讲课、笔友之间的交流，我对文学和人生的思考更深了，进一步领会了文学的浩瀚与魔力。

回家乡后，我要巩固自己在本次活动中学到的文学知识，不断创作好作品，用行动回报中国作协这个大“家”给我的温暖，以手中之笔，记录、书写、讴歌新时代！

(本报记者 徐嘉伟采访整理)

用蒙汉双语讲好「草原故事」

陈萨日娜(蒙古族)



我是从2010年开始写作的。

师范学校毕业后，我回到扎鲁特草原，在草原上放羊。后来，我去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当代课老师，每天课程不多，空闲时间不少。太阳暖洋洋地照在我的办公桌上，我就感觉有话要说。于是，我用蒙汉双语写下了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《情缘》，讲述的是一个大学生在草原上放牧的故事。从此，我爱上了写作。

在经典文学艺术作品中，草原大多美丽、辽阔，又饱含诗意的感伤，这些作品的意象叠加，一定程度上固化了人们对草原的认知和想象，形成了观照草原的外部视角。而我作为一名基层写作者，更多是忠实于自己的经验和情感现实，从草原内部出发，去呈现草原人真实的生存状况。

因此，我的小说中有美丽的风景，有美好的亲情和爱情，同时也表现了草原人在困难和挫折面前的顽强与坚守。这些迥异的元素往往融合在一起，难解难分。

正如王蒙先生给我们讲课时所说：“我爱生活胜过了爱自己。”我写不出自己不熟悉的生活。我写过的所有人物和故事以及细节都是生活赐给我的——草原万物在大时代大变革中的生长、挣扎、适应，都是我创作的源泉。

此次来参加“作家活动周”系列活动，让这个春天一下子变得温暖、美丽。3天的活动很密集，也很有意义，可以说是一路收获，一路感动。当然，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写作的信心。今后，我将继续用蒙汉双语讲好“草原故事”，并积极尝试更多题材。

(本报记者 徐嘉伟采访整理)